

从本土暴力到流亡散居

——2020 拉美文坛年度报告

李琼璐

摘要：2020年的拉美文坛，一方面，《魔鬼的国家》和《救火》等多部表现本土暴力主题的作品斩获国际大奖；另一方面，流亡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作品进入经典行列，多项大奖花落《内里的一切》、《自惭形秽：对种族和归属的解剖》和《失踪儿童档案》等流亡主题作品。本土暴力派批判现实，是世界文坛中的民族表达；流亡散居派作为当代世界文学的经典母题，传达了对世界公民的身份思考，已是拉美文坛继“文学大爆炸”后叱咤世界文坛的新方向。

关键词：拉美文坛 本土暴力 流亡散居 世界文学

当“文学大爆炸”的高潮退去，拉美文坛宏大叙事陷入低潮。它缓缓前行，偶尔掀起浪花数朵，试图追索前代之汹涌。2020年，放眼望去，拉美俨然形成两股暗流：本土暴力派和流亡散居派。暗流涌动，争鸣世界。谁主沉浮，尚待分晓。

一、本土暴力派：佳作盘点及现实阐释

本土暴力派指根植于拉美本土、写作主题为本土暴力的一代作家。2020年拉美文坛，本土暴力派占据奖坛的半壁江山。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拉美地区最负盛名奖——颁给阿根廷女作家佩拉·苏伊士的《魔鬼的国家》。西班牙两个高含金量奖阿尔法瓜拉小说奖和弗朗西斯科·温布拉尔奖分别奖给墨西哥作家吉列尔

莫·阿里亚加的《救火》和大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艰难时代》。墨西哥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奖被墨西哥小说和散文家恩里克·塞纳以小说《沉默的卖方》收入囊中，哥伦比亚图书馆小说奖则由享有世界声誉的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火之歌》一举摘得。

以上五部获奖作品都是围绕拉美国家写作的文本，主题无一例外，没有离开拉美的地区问题：暴力，有关犯罪、复仇和革命的故事。《魔鬼的国家》里是一个土著女孩对谋杀她同族的士兵进行复仇的故事；《沉默的卖方》围绕墨西哥20世纪中期一位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卡洛斯·德内格里展开，将他对待新闻的冷酷和骚扰女性的残暴形象悉数展现；《救火》讲述的是分裂国家中的一个关于恐惧与愤怒的故事：一位有三个孩子的编剧母亲爱上了一位五十年前曾是杀人犯的男子；《火之歌》则是很多哥伦比亚人的故事合集：他们都或近或远、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暴力侵害；《艰难时代》揭露了危地马拉一个有关卡斯特罗政变的谎言，矛头对准一个国际阴谋。

除却本土暴力主题这一共同点，获奖作品的叙事方法也都具极强的艺术创新力：《魔鬼的国家》的叙事通过场景转换衔接而展开，《救火》则直接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方式，将相同的故事经由不同的人物从不同角度叙述了一遍；《火之歌》的叙述者则站在众多当代哥伦比亚故事中间，试图呈现一个最好的叙述角度，在他们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科塔萨尔的身影。

不难发现，这批拉美作家的写作主题实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即本土暴力与冲突的现实。需要指出的是，主题回潮并不是落后。罗伯托指出，其实早在“爆炸的一代”中，除加西亚·马尔克斯外，其他作家如富恩斯特、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多诺索等，他们的作品就已经转向了这些运动提及的当代拉丁美洲的某些现实。^①巴西批评

^① [美] 罗伯托·冈萨雷斯·埃切维里亚：《现代拉丁美洲文学》，金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125页。

家安东尼奥·坎迪多也曾言：“拉丁美洲值得注意的是审美上时代错乱的作品被认为是合理的。”^①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早已提到：“我们历史上无所顾忌的暴力和过分的痛苦，是时代的不公正和无休无止的苦难的恶果。”^②无论是“爆炸的一代”的现实指向还是本土派的现实回潮，拉美过于沉重的历史和岌岌可危的现状是他们创作的根本原因。而书写现实是批判和鞭挞人心的良方，因而暴力现实作为历代作家常写不衰的主题，不足为奇。

2020拉美文坛虽是对历史篇章的续写，但也创新了表现形式，旧酒入新瓶，也有了新的味道。

二、流亡散居派：佳作盘点与主题分析

拉美文坛的另一派则是流亡散居。最后一位流亡大师爱德华·卡莫·布拉斯维特驾鹤西去，而沃尔科特和奈保尔也早已于2017年和2018年与世长辞：大师离世，盛行多年的流亡散居文学是不是就此式微、销声匿迹呢？回看现实，我们发现，它不仅已在拉美大地生根发芽，而且又出大师，大势似成，蔚为可观。

首先，流亡散居作品经典化。2020年是乌拉圭以流亡写作著称的大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百年诞辰，他的作品被存入用于存放西班牙文坛巨匠著作的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保险箱。

再看大奖，两大奖项均入流亡散居派作家手中。先是海地裔美国大作家艾薇菊·丹提卡的《内里的一切》问鼎加勒比地区最高文学荣誉加勒比海文学OCM勃卡斯小说奖、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小说奖。勃卡斯非虚构奖则颁给圭亚那裔加拿大作家特莎·麦克瓦特的《自惭形

^① Candido, Antonio. "Literature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trans. Howard Beck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8.

^②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张永泰译，赵振江等：《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稗：对种族和归属的解剖》。后有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罗曼语族文学奖则花落葡萄牙当代最著名的女作家莉迪娅·若热手中。上述三部作品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不同文化间的流亡散居者，作者通过呈现他们的生活，异曲同工地呈现了关于流亡、混血和散居的思考。

除却大奖，另有一部作品震撼世界。墨西哥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的英语首秀《失踪儿童档案》斩获多国大奖：英国弗里欧文学奖、美国安德鲁·卡内基优秀小说奖和意大利费尔南达·皮万诺文学奖。这部作品主题也与流亡散居相关，它记录了墨西哥移民孩童入境美国受阻而大量走失甚至误入沙漠的事件。它的表现手法也创新前卫：叙述材料新颖独特，使用了诸如照片、诗歌、小说、政府文件，甚至是录音；还有叙述者的前后切换和结尾处的意识流叙述，伍尔夫的影响，自在其中。

流亡散居，首先是一种家国或民族的身份表达。无论是加勒比地区还是南美大地，经历早期欧洲殖民是普遍现实，现当代的政变战乱和国际移民也是许多人远离故土的原因。“文学中的流亡是现实中流亡的折射，是创作主体心态的一种外化表现。”^①作者书写流亡散居，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这一主题分为两种：本土的和异域的。本土流亡，即身在国土、文化之根却被拔起。它反映的是早期殖民遗留的历史和心理问题，因而透露着被殖民者所经受的“某种与殖民语言及其文化相关的焦虑”和“只有在想象中返回本土‘与……殖民结构意识进行搏斗’才能摆脱殖民心态”^②的心理。^③第二种则是异域的流亡散居，它是现代战争、政变乃至移民的产物。这种情形下的作者或主人公常处在一种法农所描绘的“没有锚地、没有地平线、没有肤色、没有表

① 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② Candido, Antonio. “Literature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ed. Howard Beck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28.

③ 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第127页。

述、没有根基的个体”状态。^①流亡散居书写，表现流离失所、远离故土是表象，抒发作者的家园之思、寻找归家之路和心灵休憩之所是主要动机。作为对普遍存在的现实的表达，流亡散居主题成为当代拉美文坛的一大主潮，情理自在其中。

三、拉美文坛与世界文学

（一）本土暴力派与世界文学

虽然本土暴力派与流亡散居派分别指向域内和域外，但他们殊途同归：全球化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倘若说“爆炸”之前，拉美的本土现实主义写作因闭门造车而无人问津；那“文学大爆炸”之后，批判现实书写经历现代主义的洗礼，表现手法更胜一筹，关于暴力的现实主义主题因而在国际上产生反响。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就是例证之一。2009年他的《告密者》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短名单，不仅作为唯一一部西班牙语小说入选当年美国亚马逊网站十大好书，也被翻译成英文。无独有偶，这部作品也是暴力系列作品之一，它围绕被掩埋的秘密，探讨的正是有关背叛与伤害、复仇与宽恕的话题。巴斯克斯也被诺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盛赞为“拉美文学中最具独创性的新声音之一”。其后，他又以犯罪小说《坠物之声》获得西班牙语出版界颇具声望的丰泉小说奖和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翻译助推，大奖加持，巴斯克斯已作为拉美新秀走向世界，拉美本土暴力主题也逐渐得到世界文学的认可。

世界文学空间是由所有文学共和国的居民构成的，正如丹穆若什所言：“现在越来越多的世界文学作品，不再主要因其具有的普世特质而显得卓越，而是凭借其所展示的特点、种族身份或文化差异而受青

^① [法] 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睐”。^①每个作家的地位必须具有民族和国际双重性：既由其在民族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决定，同时也由他/她在世界空间中的位置决定。在这个开放的世界文学结构中，拉美暴力书写的民族性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未来，暴力书写是否会在世界文坛次第花开，我们拭目以待。

（二）流亡散居派与世界文学

与暴力书写的本土性相比，流亡散居本身就具有世界性。

首先，流亡散居是世界性运动。他们有的流亡去他国，有的回到血脉的起点，来回穿梭于多种文化空间是他们的常态。比如，贝内德蒂曾从乌拉圭流亡至阿根廷、秘鲁、古巴和西班牙；路易塞利——被誉为“世界文学界最耀眼的年轻明星之一”和“当代拉美文学最具潜力的新星”——身份是世界性的：出生于墨西哥，在南非、韩国、印度长大，如今在美国生活人生经历纵横东西，跨越南北。

其次，流亡散居主题也具有世界性。诺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和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等早已将流亡散居主题带向世界：庚子年贝内德蒂的三部作品《破角的春天》《休战》和《感谢火》被译为中文，进入中国。经典之作，流通东西。拉美流亡散居主题也正在为更多国家的读者所接受。

流亡散居不仅是一种家国或民族的身份表达，更是一种在现代社会“自由国度”里寻找定位的方式。世界公民是他们构建的共同身份。《失踪儿童档案》是对特朗普政府建移民墙、封锁国门政策的回应。世界大势，开合孰当主流，路易塞利在书中表达出了她的意见。此外，路易塞利的上一部作品《告诉我结局是什么》的关注点也是移民政策；第一部作品《假证件》是关于流亡过程中的疏离和文化被连根拔起的书写。她的作品，无不从世界性角度引发人类对自身身份和行为的反思。世界公民，是大势所趋。此去经年，流亡散居经由一代又一代作家反复书写，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母题。从贝内德蒂到路易塞利，

^①〔美〕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

流亡散居，既成经典，更是潮流，这才有大师之外、又出大师的局面。

合而观之，不论是本土暴力派还是流亡散居派，都从不同角度向世界发出了拉美的声音。本土派的暴力书写和现实批判作为新起之秀，是世界文坛中的民族表达；流亡散居派的跨界书写则是世界文学的经典母题，传达“世界公民”的身份思考。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拉美不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她……希望自己保持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位。”^①虽然各个作家的发声内容各异，但都是在寻求民族正义和世界公正，它们是为世界立法的心底之声。在未来的世界文坛上，本土暴力派和流亡散居派能否再创“文学大爆炸”的辉煌，尚是未知，但本土暴力和流亡散居书写成为拉美叱咤世界文坛的屠龙刀，已是不争的事实。

^①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张永泰译，赵振江等：《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第214页。